

红线女：从未停止粤剧探索创新的脚步

本报记者 刘茜文/图

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今年88岁高龄，从艺70余年，以其精湛的唱腔和表演艺术，创造出独树一帜的岭南唱腔艺术和流派表演艺术。日前，她不辞劳苦，亲率广州粤剧团的红派粤剧团和广州粤剧团进京演出了《岭南一粟——欧凯明艺术专场》和现代粤剧《碉楼》，尽显了她对粤剧年轻人培养的重视。

演出期间，本报副总编徐述和本报记者刘茜文约红线女——这位为粤剧无私奉献的传承者，和戏曲研究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谭志湘，一同做客“茶座”，回顾并畅谈了红线女传承古老粤剧、焕发其崭新艺术光彩方面的辛勤探索，以及对粤剧长远发展的期待。



红线女近影

关心年轻人才培养

记者：这次演出活动是由红线女艺术中心承办的。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艺术中心吗？

红线女：以一个演员的艺名命名的艺术机构，在广东全省乃至全国是很少的，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高度重视。中心成立于1998年，我们条件不错，有小舞台、小剧场。星期天孩子们过来学习，我也可以教教他们。我现在带3个小学生，从他们三年级教起，现在已经初三了。他们现在唱得不错，但我还是要求他们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将来做科学家。中国搞艺术的人太多了，搞科学的人太少了。

记者：现在粤剧人才培养方面的状况怎么样？

红线女：人们对粤剧的学习主要是在业余或课外，许多人是周末来中心学学唱。总体上我觉得没有以前那么活跃，那么多人。

记者：您可以演出的剧目特别多，据报道，先演出过的剧目就达200多出，现在年轻人能演这么多戏吗？

红线女：我演出的剧目也许不止这个数。现在广东中青年粤剧演员是不不少的，但自己在各方面能站得住脚的，观众评价不错的，还不多。但他们中不少人还是很努力。

熟悉生活探索粤剧革新

记者：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香港演了几十部电影，风靡一时，很多已经成为香港电影史的经典名作，如《慈母泪》、《胭脂虎》等。后来为什么又把所有精力转到粤剧上呢？

红线女：我过去不喜欢舞台剧，喜欢电影。电影不喜欢可以重拍，舞台表演可不行啊。

1955年国庆节，我随香港代表团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我感到新中国的领导人员非常爱护艺术工作者。周恩来总理说：“你现在爱拍电影？”他的话让我想了很久。我就拜了3个老师，学习京剧、昆曲、古典文化。我又拍电影又演粤剧，对粤剧就有了感情。所有一切都是新中国给我的。新

中国让我认识了很多东西，演戏应该为人民。以前说演员是“臭戏子”，现在说是为人民服务，这很不一样，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有力量。这次进京演出，机会很难得。粤剧怎么样更好，应该走什么路子，我希望多听听专家意见。

记者：您年轻时不光学习粤剧，还在声乐方面跟周小燕有过切磋……粤剧跟其他声乐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红线女：我和周小燕互相学习，你唱我听，然后分析唱得怎么样，就这样互相交流。我跟王昆也是这样。京剧我学程派，我喜欢程砚秋先生，他的唱腔、表演动作我觉得是比较正规的。他很重视这个方面，而且为人也很好。我把他当老师，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记者：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您吸收借鉴京剧、昆剧、话剧、歌剧等艺术，先后主演了《搜书院》、《关汉卿》、《昭君出塞》等剧目，形成独特的“红派”表演艺术和脍炙人口的“红腔”。现在都说，希望有新的戏曲的流派，像您的红腔、红派，您觉得怎么样才能有新的流派出现呢？

红线女：说红腔、红派，这是观众给我的，我当时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还在香港演粤剧《一代天骄》，演出后过了两天，香港报纸便登出来，说形成了红腔。

记者：可以说您既是粤剧传统艺术的继承者，又是一位勇敢的改革和创新者，曾演出了粤剧《山乡风云》、《白兰迎春》、《祥林嫂》等现代戏。

红线女：粤剧的优点是，它的语言、形象有利于演现代戏。演现代戏不是什么剧种都可以，有一些剧种就不那么合适。我觉得粤剧排现代戏是熟悉生活的问题。熟悉了生活自然就想表现它。粤剧也可以演古装剧，演传统戏也可以学习前辈，积极考虑以前的生活什么样，跟今天生活的联系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得学习考虑了。我觉得做演员很费脑筋，但是又很开心的，学习戏，又思考怎么改革、改造、创新，我觉得演员应该这样。

政府、专家、媒体都很重要

记者：您说希望通过多开专家研讨会，

来看粤剧怎么发展、怎么走。

红线女：现在的新戏演完后的座谈，有的根本就不座谈。我觉得戏曲应该还有好的发展，因为我们还有人才，但是怎么去推动他们，去使用他们，政府要考虑，专家要考虑，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粤剧的发展情况还算是比较正常，粤剧演员队伍还过得去，问题就是我们的粤剧编剧很缺人。我希望国家多组织全国各个剧种、剧团合在一起，互相讨论、学习、提高。戏曲专业研究队伍也来告诉我们对剧团演的戏有什么感觉，应该怎么去改造提高。应该多一些这样的专家座谈会，像我们这次就很难得有此机会。

记者：但是现在一台戏演出的场次比您当年演出的场次少多了。

红线女：肯定的，社会是发展的。以前只有几台粤剧可以看，后来有两三台、几十台，甚至更多。媒体、报纸也应该帮助戏曲艺术工作者把现在的优秀的戏多加宣传。

记者：剧目和人才培养方面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红线女：政府领导部门更要支持戏曲界，戏曲界自己的工作也应该严格要求、努力。就戏曲界自身而言还是要深入生活，不深入生活，不知道群众对你们的意见怎么样。要经常下去演，问群众看了戏有什么感觉，经常地去请教观众，这样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脱离了群众就没人告诉你了。

把老一辈艺术家精神继承下来

徐澍：红线女之所以形成自己的红腔、红派，是因为她戏曲演出的剧目、演出的实践特别广泛。她的演出有创新，不落窠臼。她转益多师，从程砚秋、梅兰芳、俞振飞等人身上，吸收各种艺术养分，在学习上特别刻苦，还勇于尝试新的艺术形式，拍了多部电影。她是一位在艺术界——不仅是戏曲界，影响巨大的人物，从她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粤剧的独特魅力……

谭志湘：粤语多闭口音和喉音、鼻音，唱腔字多调促而少长腔，红线女纯熟地运用粤语音韵规律和粤剧行腔特点，充分发挥出咬字轻盈、过腔流畅、归韵清正的演唱技巧，行腔跌宕多姿、收音纯正，在余音袅袅中表达出真切的情感。声圆腔满，独树一帜。像她这样蜚声海内外的不多，她已经自成一派，成为粤剧里的前辈艺术家、佼佼者。而且她还那么热心、刻苦。她教学生很刻苦，批评学生也很厉害，但充满了爱心。

徐澍：刚才红线女老师说，她现在教的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已经学习了好几年。她说她并不一定要这些孩子今后以粤剧为职业，而是要让他们当科学家，但却从小在他们心中种下粤剧的种子。可以试想，如果这些孩子日后成为科学家，他们对粤剧的喜爱将不仅影响他们一生，也将影响他们周围的人。快90岁的老人还有这样的耐心去从小培养真正的戏迷，她想的是粤剧的百年大计，难怪她永远不老！

谭志湘：她可以把歌剧《蝴蝶夫人》等搬

到粤剧中来，并融化到自己的艺术中。而现在的一些昆曲用交响乐伴奏，以为这就是改革了。红线女的粤剧革新也很有现实意义的。

徐澍：是啊。戏曲越来越被边缘化，这里的原因很多，多元化的文化消费肯定是主要原因，但也不限于此。戏曲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创新的路怎么走，人才的问题如何解决？还能否出现新的戏曲流派？红线女老师刚才说的话令我感触很多。现在的艺术家能不能真正俯下身去问问观众：“我什么地方唱得不好呢？”

谭志湘：所以说，老一代的精神特别值得继承。戏曲有好的表演才能抓住观众，仅仅靠灯光、布景、转台不行。现在的演员没有老一辈那么刻苦，那么入戏，那么痴情。戏曲曲的传统逐渐在流失，令人惋惜，好的戏是要靠积累、沉淀的。

徐澍：以前戏曲在鼎盛时期，能够吸引各方面的优秀人才。由于总体环境的变化，市场不像以前一枝独秀——能够支撑起那么多的团体，像金字塔那样自然有拔尖的人物出现；戏曲市场萎缩，即便大腕来挑团演出在市场上也是很难生存的。

谭志湘：必须有更多的好戏才能出好的演员。总唱《四郎探母》，唱得都很好但是出不来大家。粤剧到目前还有海外支持、海外资助。它的粉丝很多，包括大企业家。比如粉碎“四人帮”后，红线女到香港演出，收到很多粉丝的礼物，那在当时是很罕见的。

执着于戏曲的精神头儿

徐澍：红线女都快九十高龄了还这样为粤剧发展辛勤付出——全身心投入，跟那么多人去学习，我们今天还能不能有那样的精神？

谭志湘：期待文化艺术工作者全力发挥自己个人的效应。不是讲“我要得到什么”，而是想“我要给它什么”。去寻求领导支持，去联系媒体、企业家，要对这个事业多付出，而不是坐等。说白了，还是对戏曲有执着坚守。现在，奉献的心态恐怕比较难找。

红线女的艺术迷倒了那么多人。她现在不用去排戏，不用去当导演，她希望能够培养一些演员、接班人。她还有一种心态，不一定我培养了，你就非得唱戏，你去当科学家也可以，但是你要懂粤剧，心里有粤剧，这样她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总是会到粤剧有所贡献的。她的心胸挺大的，不急功近利，而现在有很多人收徒都是壮壮声势。她培养戏迷也是培养观众，一个戏迷能带出多少观众啊！

徐澍：红线女老师把一生奉献给了粤剧。直到今天，她仍然全部身心投入。她放下身段，去倾听观众的声音；她寻找种子，把他们培养成粤剧的戏迷；她重视媒体的作用，以期推广与宣传粤剧；她将领导、专家、戏迷的每一份量都汇聚起来，只要有利于粤剧发展的事情，她都去做。她清楚地知道困难所在，但她对粤剧永远那么充满希望。所有这一切，成就了红线女，也给我们今天的戏曲人以启示。

潮音阁

5月14日，由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家》杂志社、贵州省作协协办的长篇小说《洋嫁》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李敬泽、何镇邦、雷达、胡平、欧阳黔森、何向阳、艾克拜尔·米吉提、吴义勤、张陵、白烨等作家、评论家出席了研讨会，从各个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解读，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肯定。

长篇小说《洋嫁》是旅美作家汪洋继《暗香》、《与“郎”共舞》、《走向彼岸》、《在疼痛中奔跑》等作品后的又一新作，写的是中国女性谢桥在国内受挫后，不远万里来到大洋彼岸，为实现“洋嫁”之梦所经历的曲折故事。该书生动描述了美国华人世界一个小角落里的生存状态和众生相。通过女主人公谢桥，作家寄托了自己对爱情的感受和思索。周国平认为，《洋嫁》是“一本从女性视角探究爱情的小说”。王跃文说：“作品写尽处于两个世界、两种文化夹缝间的女性生存的尴尬、失落、挣扎与纠缠，并深入到了普遍人性的层面，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对性、爱情、婚姻之关系的探究。”与会作家、评论家认为，《洋嫁》中3个女人的故事是若干寻梦西方者的故事，是浓缩过的生活与锤炼过的思想感悟，呈现出人生更缤纷的色彩，实现了典型性与普遍性的跨越。而这种突破与跨越，正是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洋嫁》中对情色的大胆描绘，也是与会作家、评论家研讨的一个焦点。小说中有相当篇幅的情色描写，然而，作者并非拙劣地吸引眼球，而是契合作品的主题，符合人物的动机。作者的态度是诚实的，不掩饰，也不矫情；而优美的语言、睿智的思考，与等而下之的“身体写作”区别开来。如此，对大多数中国女性来说，感知禁闻、沉睡的身体之唤醒与复苏，张扬对性爱充分的体验与享受，也就成为针对男性中心主义论调的一剂猛药，成为卫道士们难以规训的一篇解放的宣言。

正在筹拍电视剧《洋嫁》的导演赵晨阳、编剧苑宏岚也参加了研讨会。他们表示希望能够比较忠实地传达作品的内涵，用视听的手段来成功地诠释这部作品。

观点摘编

张汝伦：中国梦离不开哲学的指引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中国梦，当然一定要有不同于一个世纪以前的内涵，也应该有深得多的内涵。它不应该再仅仅局限于一些有待实现的具体目标，如1933年许多中国人在回答当时《东方杂志》提出的新年梦想那样：国家独立，社会公正，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人可爱，甚至人人能用抽水马桶。个人可以这样希望，但作为国家目标和民族理想提出的中国梦，就不能只是这些，而应该有哲学思想和价值理想的指引和支撑，否则民族复兴将会流于盲目与空洞，因为这其实牵涉的是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我们中华民族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民族，我们在世界上应该有什么样的形象。伟大的梦想就是伟大的理想，而理想只有建立在深厚的哲学思想基础上，以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来规范，才不至于流于空想和错误。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理想，或者可以说是人类的一个美好梦想。但如果缺乏正确的哲学指引，它就只能是一种空想，甚至是一种有害的空想，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反复指明这一点。一个民族的梦想，如果不是流于空洞的口号，而没有思想的支撑、没有价值关怀的底蕴，没有哲学的引导，只能是空洞而盲目的。

摘自张汝伦《中国梦离不开哲学的指引》，原载于2013年4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石锋：语言学应提倡开放式研究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讲过：“不同学科的边界犹如在沙滩上的线条，随着每一次先进知识的波涛到来，这边界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完全消失。人类的知识，特别是研究语言的知识应该是彼此相连的，并且最终是相互贯通的。”各种学科内外的种种边界均是人为划分的，而跨学科的交叉点才是新的学术增长点。语言学研究的开放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参加人员的开放。就是要扩大研究圈子，不管是学中文的、学外文的、学经济的、学计算机的，无论什么学术背景，只要愿意研究语言学的，都可以参加语言学的研究。现代科学要求合作式、交流式、团队式的研究，参与的人越多，交流的内容、思想、观点越丰富，研究就越有成效。同时，新的理念、新的方法天然地青睐年轻人，应鼓励年轻的学者用新方法走新的道路。二是理论方法的开放。学术者，天下之公器。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包括实践的技巧从来不是秘密。最后，眼界胸怀的开放最重要。开放的研究态度需要容得他人的胸怀。要提倡、鼓励学生去听不同老师的课，不同学者研究的内容和风格有互补性，学生就像小蜜蜂，在这位老师这儿采点花粉，在那位老师那儿采点花粉，才能酿出蜜来。在语言学外都要跨学科，首先要打通诸如文、史、哲之类的人文科学，然后再跨文理结合，把心理、生理、物理都结合起来，而量化分析也离不开数学统计。在语言学内部则要跨边界和跨领域，语音、语法、词汇，以及古代、现代都要关注。

摘自石锋《语言学应提倡开放式研究》，原载于2013年5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微电影：在“微时代”中破茧成长

吴限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数量突破5.64亿，其中手机用户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自2005年以来，手机移动终端里的微博、微信、微民开始进入微时代。“微时代”虽然微小，但是集在一起的声音很强大。其中土豆网的口号就是：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微电影就是诞生在“微时代”的新生事物，从自制视频在网络平台上播出、宣传到和观众进行互动，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产业链，打破了传统电影垄断壁垒，这种话语权的转变是微电影对传统电影的有益补充。

时长碎片化的“微小”

微电影和传统电影最大的不同就是观看地点的改变，而手机便携性、移动性的特征更能满足用户随时随地观看的需求，用户利用排队、候车等间歇的时间进行微电影的观看，决定了微电影时长的碎片化特征。一般来说，传统影片的时长是以各大国际电影节对长片和短片的判断标准为基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规定超过40分钟的才叫长片，不够40分钟只能参加奥斯卡最佳短片角逐。法国的电影节规定，1600米以上的35毫米胶片即相当于58分钟片子才被称为长片。相对于长片来说，微电影时长真是“微小”，由于微电影观影地点复杂多变，注意力容易分散，现在大多数人认为9分钟是微电影在手机播放的最佳时长。

互动传播的“微成本”

微电影首先是在网络媒体中传播的，速度快，费用低，受众集中，易于和观众进行互动，是对传统电影传播模式的颠覆。除网络

媒介外，广播电视、户外屏幕、交通工具视频、楼宇电梯视频都是微电影的播出平台。动画片《泡芙小姐》系列片就是运用新媒体来进行播出和推广的。2011年王波导演的《泡芙小姐的金鱼缸》在网络上迅速走红，该系列剧每一集都由一个独立的小故事构成。用flash动画虚拟人物外加真实照片场景结合的方式，既降低了动画制作的难度，又体现了虚拟中的真实效果。该剧借鉴了美剧的播出模式，使得制作和营销同步进行，并根据网友的投票进行实时调整。这种方式在以往的传统电影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按每人点击10元收费，票房早就超过国内的大制作电影。

制作人员：“微民”两种

微电影根据制作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即名导明星的创作。2012年，由苏宁电器赞助，张猛导演、黄海波主演的怀旧爱情微电影《山上有棵圣诞树》讲述了一对恩爱夫妻的意识流故事。丈夫渴望能够改变和妻子间的现状，从意识流中衍生出另一个强悍的自己来毁灭现实中不断逃避的自己。摄影师周书豪手法娴熟，大胆运用长镜头、平移镜头，在人物调度上丰富而有新意。原创配乐沿用导演在《钢的琴》中的怀旧风格。意识流进行中，黄海波一人分饰两个丈夫角色，表演生动而细腻。这部微电影集中了专业导演、摄影、配乐、演员，在制作成本和内容上一点都不“微小”。

另一种“微民”是自下而上的草根阶层的创作。微电影制作人员不再被专业院所垄断，他们中有农民、演员、学生、工人、退休老人。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拿起机器，成为“微民”。《李献计历险记》是“微民”李阳用2

年多时间创作完成的微电影，一经播映即获得2010年土豆映像节最佳动画片奖。该片在完成度和画面感上都达到了一定水准，大量带着浓厚京味的个人独白、游戏通关和各类电影的戏仿，以及颇具文学味道的独白收尾，一气呵成，活泼动人。2011年，该片被国内电影人购买改编权并被拍摄为真人电影，鲍德熹担任艺术顾问，方平监制，郭帆执导，房祖名和王子文主演，但是这部专业人士打造电影，失去了那种真诚的感染力，无论票房还是口碑都不如原作。

破茧成蝶之路

传统电影首先需要面对融资难的问题。一部即使低成本的电影，投资少也得上百万元，如果是战争、古装、科幻等题材的电影，投资过亿都很正常。一旦投资方觉得剧本过于小众，风险过大，就会直接影响到融资行为，而微电影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的微小投资，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面对剧本审核和影院档期等种种传统电影的高门槛，微电影的灵活性给传统电影带来了重要的补充。对微电影如何健康成长，笔者有以下建议：

一是，微电影需要通过分级和审核实现市场规范化。2005年胡戈上传了一部名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视频到网站。这部把电影《无极》剪辑配音后的恶搞视频当时被广为流传。之后，搞笑、怪诞、低俗、暴力、色情等视频在网上风行一时。2012年7月9日，当时的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明确规范发展的措施，一是按照“谁办网谁负责”的原则，对网络剧、微电影等网

络视听节目一律先审后播；二是网络视听节目行业协会组织开展行业自律；三是政府相关部门依法对业务开办主体进行准入和退出管理。

二是，微电影的商业模式需要多样化。微电影运用了低成本的网络营销，但对整个微电影产业来说还需要其他商业模式。微电影商业模式大体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广告客户投资拍摄；第二种是视频网站投资拍摄；第三种是草根团队自己掏钱拍摄；第四种是待挖掘后续产品。由于目前网站的微电影播出还是免费阶段，第一种和第二种的盈利模式都是名人明星加广告效应，这种模式将会持续影响微电影的发展。如果单依靠政府扶持，第三、四种模式也很难维持。早日完善微电影盈利模式，开发新的盈利点才能使微电影走得更远。

三是，政府扶持给微电影人才储备创造了有力条件。2012年9月27日，第二十一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历史上首次加入微电影竞赛单元。大赛收到了几千个参赛的微电影作品。政府在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给微电影新生力量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据统计，中国开设影视专业的高等艺术院校已经达到200多所，每年培养输送大量的专业人——“第三电影”，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不同于传统电影的完整产业链，这种话语权的转变使得微电影反过来对传统电影进行反哺。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看来略显稚嫩的草根微电影，一定会在国际电影的舞台上展现他们的迷人魅力。